



两个女人

会写的人便写，
不会写的人审阅。
写得不好的人迟早升审阅，
写得好的人，一辈子写下去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I247.7
1138



两个女人

亦舒作品集

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出版
 正印：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
 ISBN 7-309-01111-1
 定价：6.00元

中国文联出版社
 地址：北京东直门内大街137号
 电话：6463111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图字: 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两个女人③⑨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/1.471 全套 45 册 定价: 438.00 元

本册: 9.8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结婚十周年那日，下班，我驱车去买了五十朵玫瑰花，然后开车回家。一路上塞车，但心情好得无与伦比，一路哼着歌，从《兰花花》到《日升之屋》。

到家已是一身臭汗，我那辆自动排档的福士威根并没有冷气。

我用锁匙开大门，女佣人正抱着小儿子在窗口看风景，她称呼我，“先生。”然后叫小宙看我，“看看，爹爹回来了，叫爹爹呀。”

小宙才一岁大，咿咿呀呀的唤我。

我充满幸福感。这是我的家，是我一手建立的家。

“美眷！美眷！”我喊。

女佣笑，“太太在厨房做明虾沙拉。”

美眷推开房门，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美眷！”我把花搁在桌上，“祝你快乐，希望我们还有许多的十周年。”

“扬名，”她完完全全的被感动，“这么多的玫瑰。”

· 两个女人 ·

“来，让我们做一个拥抱。”我说。

她张开双手，我们拥成一堆，美眷咕咕的笑个不停，女佣佯装看不见，抱着小宙进房间。

我坐下，把双腿搁在茶几上，舒出一口气。

“美眷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”我尽量放松声音。

“嗯！”她早已扬起一条眉。

“是，是的，”我说，“我已获得升职，今天宣布的。”

“扬名！”她尖叫起来，“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

我笑起来，“我不是说过吗，我知道他们会升我的！”

“可是这么快！你现在职位是什么？”她狂喜，“告诉我！扬名，告诉我！”

“创作部主任。”

“扬名！”她亲吻我。

“而且加了薪水。”我说。

她笑得像个孩子似的欢愉。

我在这一刻觉得生命还是有意义的，我的劳苦得到了报酬。

静下来的时候我问：“小宇呢？”

“外婆家。”美眷说，“今天晚上只我们两个人去庆祝，是不是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她把玫瑰花插在一个瓶子里。

瓶子深蓝色，有金色的花。我从未见过这件东西。我问：“这花瓶是你买的？”

“是。”美眷抬起头。

“下次买水晶的，水晶玻璃好看。”

“太素了，扬名，”她责备我，“你最好什么都黑白两色，没些喜气。”

我笑笑。“小宇这次测验如何？”我问。

“差透，错字极多，”她答，“三年级功课就这么深，就快全部英语对白，我根本应付不来了。”

我点点头。“我们吃完晚饭去把他接回来。”

“我去换衣服。”她说。

美眷进去准备。

我躺在沙发上。

我会有一间私人写字间，有专用电话，有女秘书替我写信。我得意地微笑，虽然工作又重又繁，人事关系复杂，到底任何人说起香江电视公司，也得提到施扬名这三个字。

我虽然不是一个自大的人，此刻也有点晕陶陶。我决定纵容自己，好好的陶醉三天，然后再从七重天走下来，从头苦干。

美眷换好衣服，她穿一件花衬衫，配条鲜黄色裤子。

“穿长裤吗，”我诧异，“我们还要去跳舞呢。”

“长裤也可以跳舞。”她说。

· 两个女人 ·

“换裙好不好？”我建议。

美眷笑着说：“真噜嗦，在公司升职，回家也想升职。大儿子都八岁了，你还管我穿什么衣服。”

但是她还是进去换好裙子出来。

我告诉美眷：“将来我的工作会很忙很忙，你不要疑心，也不要担心，你要了解，这是我的事业，我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。”

美眷说道：“你知道我从来不是一个多疑的人。”

“美眷，”我说，“多谢你把家里管得头头是道，这十年来，十年了，美眷，我们结婚竟十年了。”

我们选有烛光的夜总会，吃法国菜，我还点好香槟。

十年的婚姻，我们吵过架，闹过意见，生活上不愉快的细节，不顺利时的风浪，我们都一一克服，真不容易。

美眷嫁我时才十九岁，我二十三，刚刚升中文大学。

为追求她，几乎升不了级。

我微笑，“那时多少人追求你。”

美眷笑问：“是吗，你认为是？”

“当然，上门来求的人太多，门限为之穿，”我笑，“我都不知道排队排在什么地方，几乎有种盖士比等黛茜的感觉。”

“你以前也就是那个样子!”美眷横我一眼,
“说话只有自己明白,咕噜咕噜,来了就不走,赖在那里跟我弟妹闹,除妈妈外,谁也不喜欢你。”

“我是很感激妈妈的。”我笑说。

“后来是怎么嫁给你的呢?”美眷罕纳的问。

“我有没有恐吓你说要自杀?”我问。

“才不怕。”她说着一边笑。

我向她求婚,她不答应,那时她与一个纱厂小开走得很近。那小开天天开着雷鸟跑车去接她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赢得她的芳心的。

反正她当时嫁我是真的下嫁,她长得美,年轻的时候像个洋娃娃,十九岁还没有中学毕业,功课极差,但是她品性温柔,真像依人小鸟。

我们结婚并不铺张,也没有钻石礼金,她真是个好女孩子,一点也没有做奇货可居状,就这么跟定了我。

她对大事小事都没有主张,我说什么,她依赖性非常的重,同时也并不是个好主妇,她缺乏组织能力,不懂家务,因此我们一直有佣人。这些都不重要。

重要的是,美眷令我知道我的职责所在,因为我必需要照顾她的精神与物质生活,所以我不得不做下去,每个月终发薪水的时候,我非把现金支票交到她手中不可。这使我有种大功告成的感觉。

美眷。

如花美眷,我的爱妻。

· 两个女人 ·

她的温驯永远是我的强心剂。

一个楚楚动人的小妇人，到现在为止，也不是不像一个孩子的，很多时候，我并不忍把我的劳累告诉她，她不会明白，我也不要她明白，我是男人，她的丈夫，一切应由我负责。如此便十年了。

饭后我们跳舞尽兴。

美眷的舞步并没有退步。

我问：“记得吗，当年我接你放学，然后去跳舞。”

“是的。”她笑，“然后有一天你说零用钱花光了，替人补习的酬劳也用得一干二净，我们才到公园去坐。”

“为什么嫁给我？”我问。

“十年后才问？”她笑。

“当时太惊喜交集，十年后才镇定下来，真的，为什么偏偏选中我？”

“妈妈说你最好，觉得你是有出息的，小两夫妻要相敬如宾，她说，嫁有钱人家未必有幸福，妈妈一向觉得我比较钝胎。”

“你才不钝。”我说。

“中学都没念好。”她笑道。

“没关系，有什么遗憾呢？做妻子与母亲并不需要学历，需要的是爱心。”

“扬名，你说话别这么文诌诌的好不好？”

“我买给你看的书，看了没有？”我问。

“没空，我到三姨家玩牌去了。”她说。

“那两本张爱玲实在很好，你不是闹着要看书吗？”

“有空时看，小宙闹肚子，我晚上没睡好，没精神看书。”

我瞪她一眼，她娇俏的笑。

“扬名，你别像逼学生似的好不好？”妻说。

“随得你，老周小王他们说起张爱玲的时候，你别吵说我不叫你看。”

“张爱玲？”她喃喃地，“名字一点也不像个作家。”

我忍不住笑，“你懂什么。”

“噯，探戈哈骚，扬名，陪我跳这个。”

“我跳不好。”

“来，别怕。”

“好好。”

美眷稚气还是很重，这是她特点。

过了节日。庆祝过后，我又打回原形，开始变本加厉的忙。

创作组的工作无穷无尽，属下的每个职员都有点脾气，很难侍候，整天我就低声下气的哄着他们，幸亏工作进度很好，虽然如此，上任以来，我从没有准时下过班，常常留到七八点，然后与同事出去晚饭。

开头的时候美眷打过电话来联络，但每次我都在开会，她就很放心，渐渐不是每天来问，无论她什么时候找人，我永远在忙。

· 两个女人 ·

周末有时也要回公司。

美眷说：“你快忙坏了，看看脸上已瘦掉一圈。”

“放心，我的部门很上轨道，一切在控制之下，越来越稳，不久便可以轻松一点。”

“老板请你倒是划算。”美眷说，“我已经有好久没跟你说话了。你在香江电视公司的时间比在家多。”

“老夫老妻，”我笑，“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“哼！听说你手下有几个顶风骚的女编剧。”美眷笑道。

“别乱说话。”我正容道，“我的编剧都是最优秀的。”

“我开玩笑。”美眷说。

“你别多心，知道吗？”我拍拍她肩膀。

“星期六下午带小宇去游泳好不好？”美眷问道。

小宇放下功课，马上应，“爹爹带我们去游泳。”

美眷说：“快做算术，问你功课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如此热心？”

小宇装个鬼脸，走到我面前，“爹爹，星期六去游泳。”

“好，一定去。”我答应他。

小宇仰起头笑。

但是我接到通知，星期六要开一个大会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秘书玛莉。

玛莉说：“总经理说营业部来了新经理，要介绍一下，并且大家听听营业部的新方针。”

我说：“哦，新奶妈来了。”

“奶妈？”玛莉不解。

我笑，“你不知道吗，总经理一直说我们所有的剧集都是婴儿，如果营业部拿不到广告，就等于婴儿没有奶粉供应，营业部经理还不就是奶妈？”

玛莉笑着出去。

制作部老周过来找我说话。

“营业部怎么老换人？”他问我。

“噢，”我笑，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”

“听说换了个女人来。”老周说。

“不稀奇，现在身居要职的女人很多。”我说。

“你肯替女人做事吗？”老周问，“你不介意？”

“只要她有工作能力，男人女人难道还两样不成？”

老周摇摇头，“女人该坐在家中看孩子，不应出来跟男人抢饭碗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年代的古老想法？”我取笑他。

“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千古不移的道理。”老周说。

小王加进一张嘴，“这姓任的女人很厉害，是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的MBA。”

· 两个女人 ·

“跟我们没关系。”我说。

“怎么没关系?当然有,同一个机构的人。”

老周道。

我耸耸肩,“河水不犯井水。”

“哼,你走着瞧。”老周叹道,“不是好相与的。”

老周小王走后我问玛莉:“真有这么厉害?真的?”

玛莉说:“周先生一向不喜欢与女人打交道的。”

呵。

第二天老周受营业部经理修理的事,全公司上下都知道了。

制作部提上去供广告客户参考的计划惨被驳回。营业部发信回来,警告制作部不得再做越权举动。

老周脸色发白,“真是倒霉!谁要管这种闲事,可不也就是他们那个部门开始建议的!”

我笑,“看,吃力不讨好!”

“制作部当然知道片集有什么特色!建议一下,有什么不对劲?”老周气得那样子,“牡丹虽好,也还需绿叶扶持,我看她单人匹马走到几时去!”

老周把文件夹子丢在桌上,我一打开,满满的红字改正了他的英文文法,其中有数句旁边用中文批着:“不明所以然,不通,无可救药!”

我笑。

典型女人作风。

我问玛莉：“是任小姐的笔迹？”

玛莉看我一眼，“不是，是任小姐秘书琳达的字。”

老周气呼呼，“小鬼升城隍。”

我说：“老周，你是制作部主任，身居要职，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，别闹笑话给别人知道。”

“是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以后我就管制作拍摄的事，什么都别来问我。”

“这又不对了，这变成斗气了。”我笑。

“你别管。”老周面色煞白，“事不关己，己不操心，这个任思龙实在太过分。”

我问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老周冲出我的房间，大力关上门走。

我问玛莉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任思龙。”

“很好听的名字。”我说，“新上台的官儿，总得显显威风。但是老周为什么又跑去提供营业方针？”

“是总经理要的，说是三个臭皮匠，抵得一个诸葛亮。”

“可是找皮匠也只该在营业部找，不该找到制作部去。”我说，“他们外国回来的人，最恨越权。你读过彼得·杜拉克的《管理实鉴》没有？”

玛莉说：“是。”她笑。

· 两个女人 ·

我问：“下午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有。有得很。两点钟我们长篇剧集所有导播与编剧开大会。三点你得过海去见总经理与任小姐，早约好的。”玛莉如数家珍。

“真好！”我说，“我真爱这份工作，我小子都快不懂叫爹爹，我卖身给香江电视了。”

“还有，方小姐说做不下去，要跟你辞职。”

我跳起来，“方薇？我的天，我的台柱，这次又是什么的道理？”

“方小姐说她与林士香无法合作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，“他非礼她？抑或他不肯非礼她？”

玛莉笑，“你知道方小姐主观太强，脾气坏，她与林士香吵嘴。”

“林是当今最好的电视导演，我真不明白。”我捧着头，“他们俩真是一对。”

“我看你并没有时间见方小姐。”玛莉说，“你——”

我的房门被踢开来，“谁说没有时间见我？”方薇杏眼圆睁，“我拼着一死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！”

我虚弱的说：“方薇，这是创作组，不是革命组。”

她坐在我对面，一个个字说出来，“我不干了。”

我苦笑说：“我让林士香正式向你道歉好不

好？”

“谁要这种狗屎导演向我道歉？”方薇大声说道。

玛莉说：“施先生，电话。”

我接过话筒：“哪一位？”

“扬名！”是美眷，“小宇在这里大跳大叫，要去游泳。”

我忍不住了，“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对牢我大跳大叫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可是你答应过小宇去游泳的。”美眷说，“你向他解释，不然他不肯罢休。”

“你替我好好揍他一顿，”我说，“办公时间不要来骚扰我。”我重重放下电话。

我转头跟玛莉说：“明天叫林士香来一次。”

“明天星期日。”

“那么星期一。”

“是。”玛莉说。

“方薇方小姐，”我说，“让我们先出去开会好不好？过了今天才说，乖一点。我会叫林士香来好好审他。”

“我不出去。”她说。

“外头全世界人在等我们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”

“星期一。”她说出限期。

“一定，星期一，编剧跟导演没有杀父大仇，方小姐，星期一一定为你摆平。”